

##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1180

投稿邮箱:xinfukan2@126.com

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 往事热辣滚烫

南京 天凌

过了90岁,我婆婆已不剩几颗牙。她吃饭只能选择软烂的食材。婆婆对此倒没有什么伤春悲秋的,她的原话是:“我已经活到我妈妈的两倍年纪,如今还能吃得动番茄炖牛腩,也吃得动洋快餐的土豆泥,很知足啦。”

是的,她无比热爱那些浇了料汁的土豆泥。婆婆后来开始尝试自己做土豆泥:选七八个新土豆,去皮、切块、煮熟,把土豆块倒入电饭煲,用水饭勺压碎,同时分次加入少许温开水,将土豆泥调成细腻形态。夹杂着香菇丁、胡萝卜丁、春笋丁的鲜香料汁也做好了,不过,婆婆没有马上把料汁浇到土豆泥上,她开了电饭煲的保温,显然在等什么人。没多久,家里门铃响了,前后脚来了一位老爷子和一位老太太,两人都拎着轻巧的尼龙布包,布包的拎手上拴着粗绳子,上面系着免费公交卡。

老爷子带来了栗子发糕,老太太带来了菜肉馄饨和一大枝自家院子里的白梅花。原来,足不出户的婆婆安排了一次小范围的聚会,她请来了91岁的齐伯伯和88岁的宋婆婆,这两位在我婆婆20多年前做居委会主任的时候,是她的两位得力助手。“那时候的居委会,哪有大学毕业的年轻主任和社工啊,就我们三个快70岁的人在‘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工作,也没有电脑,做任何工作登记,都写在练习本上。”

我婆婆依旧喊老太太“小宋”,笑她的脑袋里有一个“大筛子”,把不好的记忆都筛去了:“你就不记得咱这片平房传出拆迁风声的时候,居民买了水泥黄沙,连夜搭建违章建筑,咱们去劝阻,被大家痛骂了?要不是老齐舌战群儒,小宋你早就气出眼泪来了吧。”

宋婆婆大笑起来:“挨骂的时候太多了,

那时都是大杂院,邻里纠纷也多,隔三差五都有人喊咱们去劝架救火。想让气头上的人消停,能不挨几句尖刻话,也不合情理呀。不过,居民对咱还是好的,自家做了酒酿要送咱尝,受了委屈也要找咱哭,说咱们是娘家人,娘家人怎么能撵着姑奶奶们的小脾气不放?”

婆婆一边修剪白梅,注水插瓶,一面为客人煮水沏茶。三位前工作伙伴的会面,让回忆如流水中的斑斓落叶,深沉有力地击打着他们,每一个满载落叶的小漩涡,都激起他们对往日时光的感叹。三位鲐背之年的老人,吃着鸡汁土豆泥和栗子发糕,喝着茶,屋内,梅花的暗香有时清晰,有时朦胧。交谈中,他们不时地爆出朗笑。可以看出,宋婆婆是个乐天派,而齐伯伯是三个人里面的军师,我婆婆按他们的话说:“脾气是最好的,可要是被抵到了底线,是一步也不肯退让的,是咱们定的海神针。”他们当然也会交流体力的下降,眼神的不济,交流这个岁数对儿孙的依赖,但更多的时辰,他们沉浸在回忆中,沉浸在最后一段年富力强的时光,为居民办成了事的得意中。齐伯伯感叹:“也不知道当年那么多的繁琐工作,咱们是如何熬过来的。不过,我儿子说了,要不是当年扫过雪、捡过垃圾,咱也不可能有一副好身板;要是没给居民逼得伶牙俐齿,所有政策记得门儿清,也不会90岁了还有好脑子。”

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原来,对那些曾经在一线奋战过的人来说,“心地清静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并非是一句单纯劝人的大道理,它的确铸成了百折不挠的心气,波澜不惊的脾性,深沉有力的脚杆,是一个人走到暮年依旧心胸豁达的缘故。

一个失去挚爱、热爱唱歌的妈妈。看儿子太拼,妈妈心疼地说“不可以,也是可以的”,那一刻,我被击中,是,放轻松,不可以,也是可以的。

周末还会跟着去单位值班的先生(地点在外滩)一起出门。从外滩开始City walk,处处皆风景。有几次,我从十六铺码头出发,一路向北,黄浦江左岸看外滩老建筑、右岸看陆家嘴的繁华,经过英雄纪念碑,直走到外白渡桥。不过桥,往西,漫步在苏州河畔,能走到外滩源,那里有许多网红打卡拍视频,还有人在拍婚纱照。这儿还可以定制旗袍和高级西装。过桥,也是沿苏州河西行,可以解锁一座历史优秀建筑——上海邮政博物馆,博物馆里展示的各种邮戳、邮票、邮筒等曾多么熟悉,承载过多少代人的青春与希望。就在想,人类总有一天也会为今天的快递、外卖包裹建立博物馆吧。

回望2023这一年,平均每天以5000步计,共走路约一千一百公里,相当于从上海走到福建厦门,不禁要为自己鼓掌。虽然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生活的这座城市里City walk,但有个导航APP年终总结我这一年曾到访过最远的是西藏。原来,我们走过的路,看过的花,喝过的酒,爱过的人,都是有迹可循的。

鸟,在水边闲庭信步。

表弟指着前面一大片农田说:“看,绿油油的麦苗和油菜已经出土了,我们承包了两百亩地,全是机械化操作,都不用请人种植,喷农药都用无人机。”他说,现在给农民的政策好,种田有补贴,效益还是不错的,闲时,他还带着村民们做一些工程,“生活嘛,总是在一点点变好。”

从小院尽头返回,表弟指着前面的小屋说:“那是我们家的厨房,现在用土灶做饭有锅巴,可香了,有时候,朋友们放假喜欢来我们家吃饭,有天晚上下雪,我们在屋内喝茶、聊天……”他说,这是“闲庭独坐对闲花,轻煮时光慢煮茶”的美好岁月。

坐在表弟家的沙发上,我们聊起了小时候的时光,表弟一边说话,一边走到老板桌后面的书柜前,整理着刚被孩子翻倒的书籍。

我暗想,那个小时候由于淘气打架一直被姑姑打到的男孩长大了。就像这藏在冬天里的春天,悄悄发力,我们才看见突然而至的花红柳绿。

## 虾子烧饼

如东 蔡小卫

在如东,每天清晨唤醒人们的并不是第一缕晨曦,而是虾子烧饼铺炭炉的红光和那股弥漫在老巷口的虾子烧饼特有的味道。

如果你来得早,挨在烧着煤炭的大肚桶炉边,就能看到靠墙摆着一张桌子,桌沿放着旧搪瓷脸盆,脸盆里是发酵好蜂窝状的面团,师傅会在桌面上撒一层面粉,然后将面团均分成多块儿,每一块都挖上猪油反复擦搓,等油脂与面粉深度融合,面团就慢慢发出光,行话叫擦酥。接着压饼坯、填虾子、加葱花、撒芝麻……每一个训练有素的烧饼师傅早已练就了一身炉火纯青的贴饼技术,一起一落间,错落有致。馅料固然重要,而炉内火候的拿捏也尤为关键,太旺,会焦,太弱,烤不熟,这些技巧经验都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岁月对生活的沉淀和馈赠。

新鲜出炉的热烧饼,颜色蟹黄,外皮焦香,内里有汁,皮薄馅足,外酥里嫩。烧饼吃的是锅气。锅气就是冒着的热气,距离炭炉越近锅气就消散得越少,口鼻就越沾光。我们祖先自己吃得到好东西时都要先敬神明,他们认为神是能够吃得到锅气的,等到热气冒尽的时候,神灵就吃饱了。锅气在远处,很神奇却留不下。

当你毫不犹豫地托起一个滚烫的虾子烧饼,两手不停交换地颠、托,忍不住一口咬下去时,只有半口烧饼,小半口锅气,还有小半口是那擦酥后边咬边掉落的碎屑,能够吃到锅气护着的虾子烧饼相当奢侈,而让你不能拒绝的是猪油咸鲜里裹和着一层淡而不散的海鲜味道,挥之不去。

要是你来得晚了,看见远远的炭炉、长长的队伍就会有一种去抢的冲动。

烧饼,各地都有,甜的,咸的,不尽相同,但如东虾子烧饼区别于其他烧饼的独特鲜美来源于制作它最关键的食材——如东红毛虾,如东特产红毛虾,洗红毛虾的时候总会掉下大量的虾子,把它们晒成干,和上新鲜的萝卜丝,猪油渣碾成的末,便是如东虾子烧饼的独门配方。

虾子的“鲜”给你口舌之欢,虾子通过胃壁的蠕动、研磨好似生出一群小虾跳跃着,盘活了胃里的机械性消化。蛋白质、脂肪、钙、磷、铁、虾青素的供给支撑生命的运行。

这是大海的味道,一方水土一方人。我们的祖先并不知道虾肉和虾子是两种不同的氨基酸,也不知道肌苷酸与不饱和脂肪酸的区别,但他们用舌头来检验自己的才智。倘若你来如东,就算蒙起眼睛,舌头也能确定地告诉你,这是如东虾子烧饼,它有我们的文化和才情,被模仿,不被超越。

如东的虾子烧饼一直在那老巷口,怕你们找不到,所以,从来都没有变过,它每天就这样,用最抚凡人心的市井气唤醒这片土地,也随之唤起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不知何时,办公室窗台上的旧花盆里,冒出了两棵草芽,纤细羸弱,极不起眼儿。出于怜爱,偶尔浇点水。日复一日,草芽儿开始壮实起来,并长出了嫩叶儿,零星的几个花骨朵儿点缀其间,一副欲说还休的模样。

春节假期后,重回办公室时,草儿竟如分身术般愈加繁茂起来,不仅在花盆里连成了片,还如柳丝般垂下绿丝绦,煞是好看。这是什么草呢,它的愿望如此朴素,一点阳光、一点水分,一点可以立足的土壤,就那么轻而易举地让自己灿烂起来,那养眼养心的草叶间偶有细碎的小黄花儿,开开败败,一茬接一茬,尽显生机。拍了图片去问“识花君”,给出答案:三叶草。这是一种长着三片叶子的草,不仅有极强的生命力,还被人们赋予了幸福的含义,如果谁找到了四片叶子的三叶草,则代表幸运就会降临。我知道,三叶草从单薄的嫩芽,疯长的绿意,到开出花朵,是自己不屈不挠的结果,但我更愿意以另一种思维去想象,它蓬勃的生命是被我一眼一眼望绿的。

记得有一次做菜时,剩下了一颗白菜根儿。想着它每次都被自己随手扔进垃圾桶的“遭遇”,忽然心血来潮,想改变一下它的命运。于是找来一个旧瓷碗加些水,给它安了家。每天下班回到家里,看它几眼,似乎成了我的必修课。不忙的时候换换水,观察一下它的变化。

一天清晨,我有了新发现,它周身的叶茎上绽开了米粒大小的黄色花苞。接下来的几天,花苞次第打开。我心欢喜,这花儿是为我开的吧,这么想着,忽然就被感动。原来白菜花一直都没有虚度时光,它的生机蕴藏在安静的生命状态里,在无人关注的时候不自暴自弃,在有人欣赏的时候,把自己的心事绽成一粒芽,一枚苞,一朵花,开得朴素而坚韧,不辜负这一次重生的机会。此后,心如乱麻时,我就会养一棵白菜花,见证它随遇而安而又努力绽放的过程。

新春伊始,一切都是崭新的,如果我们时不时给庸常增添一点情趣,给麻木注入一些感动,就会有细密的芬芳,从仓促忙碌的时光缝隙里溢出来,平淡无奇的日子也就有了诗意。

## City walk 又一年

上海 梅莉

在所有的交通工具中,我最喜欢我自己的轨交11号线——腿。半小时以内的路程对我来说都是迈开腿即可轻松抵达,又自由又快乐。其实也就是现在正流行的City walk,我也是走在时尚潮流前面的人呐。2023年,如果用个字来表达,于我而言,就是“走”。

基本上我晚饭后都出门走走。穿过一排沿街店铺的烟火,走到家附近的口袋公园。公园有风景也有故事。春天,银杏树林绿得发光,举着一片片翠绿的扇形小叶,比起秋天的金灿灿是另一种生机勃勃的美。步道上有人跑步有人快走。春、夏、秋三季的晚上,气候适宜,公园里人气很旺,以锻炼身体为美好目标的人各干各的拿手行当,唱戏、跳舞、走路、做操……快走一圈后,微微出汗,心情愉悦,临回家前我会进超市里买盒牛奶或鸡蛋。路走了,风景也看了,东西也顺便买好,这一天虽平淡也喜乐。

到了周末,半径扩大。有时,独自走25分钟去影院看电影,一个人看电影据说是孤独等级四级,但我却很享受。2023年我看了二十多部影片,拍得最好的是《奥本海默》,把科技、战争、政治与人性分析得透透的。然而给我最多养分的却是一部非常不起眼的小成本电影——《热烈》,一个热爱跳街舞的穷小子,

随着表弟给的导航指引,我们的车行驶在乡村的小路上,路是柏油路面,干净、平坦。透过车窗,远远地,我看见了表弟家的村庄。

母亲总是说,到表弟家看看吧,他可不是以前那个天天让父母操心的表弟了,这两年承包了200亩地种植粮食,家里盖了三层大楼,生了三个孩子,两女一男,可聪明了,听说现在还当上了村里的负责人。

车到了表弟的家门口,表弟带着妻子和孩子在门口欢迎我们。院子坐落在原本的一个大池塘上,池塘经填土后,在上面盖了三层楼房,楼房坐北朝南,院子可真不小,有几百多平方。院子的右边,是一条长长宽宽的池塘,足有五六百米长,池水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亮,池水对面有一片长长的松林,池水里时常看到三两条游动的鱼,小侄子说,他最喜欢在里面钓鱼,有时候能钓到很大的鱼,可有趣了。小池的左边,是一行行绿油油的蔬菜,有青菜、菠菜,还有大蒜,一条小黑狗趴在菜地旁晒着太阳,几只鸡在旁边的栅栏里走来走去,吃着菜叶。几只灰色小

烟火人间

生活杂谈

## 到表弟家看看

南京 陈思

家庭相册

舌尖记忆

## 寻找诗意

辽宁 铁岭 高颖杰

微情一刻